

山嶽·帝國·士臣：唐杜甫、楊敬之 西嶽賦的封禪書寫及其正、變意蘊

許東海^{*}

〔摘要〕

唐賦的山嶽書寫世界裡，西嶽華山可謂獨領風騷，其中又以圍繞封禪的唐代帝國及其治道書寫最為顯著，從而成為唐代西嶽賦展開當代文化論述的首要焦點。其中唐代賦家藉由西嶽華山觀照及其封禪論述，展開以山嶽、帝國、士臣三者為主軸之西嶽辭賦當代論述；其次，透過盛唐迄中唐杜甫與楊敬之等人西嶽賦的前後對照，考察前者所代表的唐代西嶽賦正典示範，與後者所顯示的書寫變創，從而審視唐代帝國世變下的士臣當代省思意涵。

關鍵詞：唐代、山嶽、辭賦、封禪、杜甫、楊敬之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緒論

就中國山嶽文學之書寫歷史及其文體比例而言，向來辭賦雖未及詩歌或遊記受到同等的關注，從清初編之《御定歷代賦彙》與《華嶽志》來看，其中明末之前的華山辭賦約計十八篇，¹其中主要以唐、明二代為大宗，唐賦的華山書寫數量最多，共計十二篇，其中以楊敬之〈華山賦〉最為著名，前期如杜甫〈封西嶽〉為人樂道；唐代華山賦基本的書寫方向，除各顯身手以不同側面鋪陳彩繪西嶽華山的雄奇險峻景觀，以體現辭賦「體物」的基本書寫特色外，²其間「寫志」的方向大多集中在帝王或君國之頌美，就唐代賦家而言，統一天下的大唐帝國如何以更開闊的視野，鋪陳嶄新的盛世聲威；從而在山嶽書寫裡再現乃至超越炎漢的辭賦雄風，山嶽辭賦又如何與盛世君王接軌，進而與大唐帝國圖景相互輝映？

其次，唐代的帝王封禪可否跳脫以東嶽岱山為首的歷史制約，進一步在西嶽辭賦的書寫中與帝王疊合，從而展現山嶽與君國互涉的另一層新變意涵。

尤值得注意者，乃在唐賦的西嶽華山書寫，頗不乏結合帝王封禪之禮的論述篇章，此為唐前山嶽賦未曾出現的創作現象，亦唐賦在山嶽賦書寫史上之一重要特色及其里程碑。自古以來帝王封禪，昭告天地，向來首推五嶽之首——東嶽泰山，炎漢以下帝王亦始終未嘗踐行封禪西嶽華山之禮，例如漢武帝劉徹允為最具代表性之歷史典範，惟迄至李唐此一舊例顯然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與商榷。其中東嶽泰山之傳統地位固然大體屹立不搖，但顯然亦歷經唐代對於帝王封禪之東嶽泰山之歷史典律的重新商榷，例如其中唐高宗、武后曾有封禪嵩山封禪之議，武則天更史無前例地以封禪中嶽嵩山宣告武周王朝之成立。而後唐玄宗開元盛世此起彼落地出現封禪西嶽華山之議，唐賦的封禪西嶽書寫乃應運而生。從今傳世的唐山嶽賦文獻而言，以東嶽泰山賦為題唯見丁春澤〈日觀賦〉二首，至於唐賦以西嶽華山為書寫主題者，則高達十二篇左右，兩者比例懸殊；其次，丁氏東嶽之作，未出現封禪之相關指涉；反之，唐代西嶽賦之代表名篇，如杜甫〈封西嶽賦〉、

¹ 《御定歷代賦彙》為清·陳元龍奉康熙御旨編纂；《華嶽志》則為道光元年李榕據前人所編華山舊誌重加編修。見清·陳元龍奉勅編撰：《御定歷代賦彙》（京都：中文出版社，1974年）。

² 《文心雕龍·詮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體物者蓋「寫物圖貌，蔚似雕畫」之義。參見梁·劉勰著，陸侃如、牟世全譯注：《文心雕龍》（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頁299。

楊敬之〈華山賦〉及閻隨侯〈西嶽望幸賦〉皆明顯論述當代帝王封禪，誠為唐代西嶽華山賦之一嶄新書寫主題，此固為漢魏六朝山嶽賦未見之獨特創作現象。

唐代賦家熱烈圍繞西嶽華山的特殊現象，固然不乏歷史創作困境的跨越，尤須藉助於嶄新創意的尋繹，方足以在地理座標背後，延伸出與六朝〈遊天台山賦〉的書寫區隔動線，進一步劃清彼此以自成體系，並重新塑造盛世君國圖景，從而重塑大唐帝國山嶽賦的當代座標，於是始以山嶽封禪，並且繼之以君王身影，迄於君國向背之書寫脈動，遂成為唐代西嶽賦家藉由山嶽書寫及其封禪論述，意圖展現帝國及其君權象徵，抑或重啓君國與士臣對話的重要載體。其中的世變關鍵何在？這幾位賦家又如何展開山嶽與封禪二者互涉的當代觀照？而以杜甫〈封西嶽賦〉為代表的主流典範，究竟如何展開其西嶽論述？出之以變創的楊敬之〈華山賦〉，又如何改寫唐代西嶽賦的主流論述，重塑山嶽、帝國、士臣三者彼此競合的當代新變思考？又其前後歧異的具體關鍵及其文化意涵何在？凡此誠為唐賦西嶽書寫課題中值得審視之重要環節。

二、山嶽座標與君國圖騰：閻隨侯〈西嶽望幸賦〉、杜甫〈封西嶽賦〉之山嶽觀照及其封禪論述

唐華山賦撰寫時間最早，開元朝華陰縣尉、禮部侍郎達奚珣之〈華山賦〉，其賦序即開宗明義揭櫫：「太華之山，作縣于茲。因而賦之，以歌厥美。」至於閻隨侯〈西嶽望幸賦〉與杜甫〈封西嶽賦〉亦主要歸旨於帝王的封禪告功：

已而歸格藝祖，道洽華胥。更崇太室之事，復率東岱之初。遂就恒山而展禮，望衡嶠而移車。聖主功成，永穆羲皇之化；小臣多幸，敢獻登封之書。³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迹至於太原，還於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矣。……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崇垂鴻，與山在無極。伊太華最為難上，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今聖主功

³ 唐·閻隨侯：〈西嶽望幸賦〉，《御定歷代賦彙》，卷15，頁279。

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山近甸也，其可慙乎？……故作〈封西嶽賦〉以勸。⁴

上述唐代華山賦的旨趣，基本上代表著唐代賦家「宣上德以盡忠孝」的辭賦書寫精神，其中如詩聖杜甫的〈封西嶽賦〉雖在帝王封禪論述之間，抒發忠君愛國之情與文教武功之思；整體而言，勸多而諷少的書寫取向，誠為唐代華山賦「體志」面向基本風貌及其主要典範。

孫綽〈遊天台山賦〉所映現的六朝名士及其玄思身影，誠為前代山嶽賦之典範，卻顯然難以體現大唐的泱泱帝國氣象，因此為扣緊當代的嶄新脈動，唐代山嶽賦家水到渠成地改弦更張，他們意圖以帝王召喚之姿，不僅將山嶽對象潛移默化，置換為護衛首都長安的西嶽華山，甚且變本加厲地藉由封禪的官方政教儀典，逐步將華山化身為唐代帝王的王權圖騰。其中如閻隨侯〈西岳望幸賦〉、杜甫〈封西嶽賦〉的封禪觀照，乃化身為山嶽造神與王權宣威的文本隱喻。例如：

壯哉太華兮，為金方之鎮。削成四面，壁立千仞。勢厄河關兮，橫地以傑出；氣雄宇宙兮，極天而增峻。……於昭有唐兮，曷不登以肆覲。我聖君之開元一十八載，威靈限乎無外。至德與日月齊明，寶位與乾坤比大。……蕩蕩乎，巍巍乎，誠聖人之神用也，美不可得而稱載。……俾彼靈嶽，傑出秦畿。豁然巨防，壯我皇威。雖國家聖德之無垠，固先王設險而可依。雄天府以岌岌，符聖壽而巍巍。……矧靈異之所蓄，乃神仙之所歸。實五鎮之為首，諒群山之所稀。……然所以能協我大君之明命，永作固而配天高峙也。⁵

此賦乃閻隨侯於開元十八年上獻玄宗登封華山之作，撰述旨趣固然以封禪之禮勸進帝王，然而封禪本為歷代帝王告功宣威的傳統常典，但弔詭之處，則在漢代以來帝王登封之典，唯在五嶽之首泰山行之，唐代何以將封禪之山潛移為西嶽華山？其次，五嶽之首向以泰山為尊，何以更易為西嶽華山？如此賦所謂「實五鎮之為

⁴ 唐·杜甫：〈封西嶽賦〉，清·仇兆鰲《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卷24，頁2159。

⁵ 唐·閻隨侯：〈西岳望幸賦〉，《御定歷代賦彙》，卷15，頁281。

首，諒群山之所稀。」換言之，就中國封禪的歷史沿革而言，秦漢以下之帝王無論封禪成功與否，皆以泰山為唯一嶽尊，唯至唐高宗時始有「既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嶽。」之想，⁶亦嘗於永淳二年正式下詔籌劃以中嶽嵩山行封禪大禮的史實，⁷但其事畢竟乃在「既封泰山之後」，且亦出於「遍封五嶽之想」，並未棄岱尊五嶽之首的地位於不顧。其可注意者則為高宗崩後，武則天藉易唐為周之際，順水推舟地將高宗嵩山封禪之禮予以實踐，從而作為其改朝易代的武周王權宣告。⁸武氏巧妙地藉由完成高宗遺願，遂行其僭代李唐的武周王權大夢，然而迄至唐玄宗重振李唐王朝，則恢復並依先王舊例，於開元十三年封禪泰山，並以〈紀泰山銘〉為誌。⁹惟何以此後群臣又復上書論封華山？按《舊唐書·禮儀志》載：

玄宗乙酉歲生，以華岳當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岳神為金天王。¹⁰

按玄宗既於開元十三年封禪泰山，據閻隨侯〈西嶽望幸賦〉勸帝別封西嶽則為開元十八年之事，然而檢視史冊舊籍所載有關玄宗事蹟，未見如高宗「遍封五嶽」之想，則其於泰山之後，獨推西嶽為「五鎮之首」，且有西封華山之獻議，本質上與高宗事朝不可同日而語，至於閻、杜等人之勸封，當緣於華山為唐玄宗本命之說攸關。換言之，於所謂「玄宗本命」的基調之下，西嶽既與玄宗一體互涉，如是封禪華山豈非更契合於古來王命天授的傳統意蘊，從而水到渠成地轉化為其廢武周復李唐的王權宣示。由是審視玄宗於開元十二年所立之〈西嶽華山碑〉足資印證：¹¹

⁶ 參見五代·劉昫：《舊唐書·禮儀志》，卷 23，頁 889。

⁷ 同前注。

⁸ 據《舊唐書·禮儀志》載：「則天証聖元年，將有事於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號嵩山為神嶽，尊嵩山為天中王，夫人為靈妃。……至天冊萬歲二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禮畢，使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又二日己丑，御朝觀壇朝群臣，咸如乾封之儀。」，卷 23，頁 891。

⁹ 參見劉昫：《舊唐書·禮儀志》，卷 23，頁 898-904。

¹⁰ 同前注，頁 904。

¹¹ 按唐玄宗西嶽華山碑，據《舊唐書·禮儀志》謂：「開元十年，因幸東都，又於華岳祠前立碑，高五十餘尺。」然則考諸唐玄宗〈西嶽華山碑〉則謂：「十有二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於洛師，停鑿廟下，清眺仙掌。……遲迴刻石，梗概銘山，萬姓瞻予，言

皇天眷佑，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於六葉，郊天地，望山川，……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者何，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庚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嘗寤寐靈嶽，盼蠻神交。……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於戲，惟嶽配天，尚弼予志。予欲布大政，康兆民，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予思。¹²

西嶽作為帝王本命象徵的獨特觀照，應為閻賦等人獻賦勸封華山的重要依據，然則「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的玄宗，在此碑文裡實已透露其繼泰山之後，封禪華山的祈願：

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崇封之禮。……偉哉此鎮，崢嶸中土。……自古王道，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¹³

因此碑立文的時間早於閻隨侯〈西嶽望幸賦〉數年，且玄宗碑文已然意有所指，則玄宗後來預計於天寶九載封禪華山，以付諸實踐的具體籌議，雖因祠堂火災宣告停止，¹⁴却從而反映玄宗封禪西嶽之想，並非純然出自於臣下的「宣上德而盡忠孝」的獻賦勸封，其中誠亦攸關玄宗以華山為本命的特殊歷史緣由，及其象徵李唐帝國王權重振的另層政治意涵，據此君臣之間的封禪想望亦可謂一拍即合。

天寶九年宣告取消的華山封禪之行，對於再創李唐開元盛世輝煌的玄宗而言，誠然不免抱憾，惟一償封禪華山的宿願，豈易杳然釋懷？而杜甫於天寶十二年冬所獻之〈封西岳賦〉，適亦曲折映現出玄宗躍躍欲試，却又牽動昔日陰影及其躊躇不前的西嶽封禪焦慮。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太原，還于長安。時或謁太廟，

可復也。」則玄宗似應立碑於開元十二年。《舊唐書》所載或為訛誤。玄宗碑文參見清·董誥等奉勅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41，頁448。

¹² 唐玄宗：〈西嶽華山碑〉，《全唐文》，卷41，頁448。

¹³ 同前註。

¹⁴ 參見五代·劉昫：《舊唐書·禮儀志》，卷23，頁904。

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于岱宗可也。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昆侖，親射較于江水，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¹⁵

杜甫賦所謂「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于岱宗可也。」對照於開元十八年繼封禪泰山之後，君臣同心策畫更封華山的雄心壯圖，則天寶十二年如杜甫此賦所指「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於太原，還於長安。」的玄宗出巡動線，誠然未可同日而語。至於玄宗對於天寶十二年儒臣之勸封西嶽，顯然受到開元十八年因華岳祠之災異，未竟其功，以致對再封西嶽顯得瞻前顧後，裹足不前。

其次，這一歷史陰影對於締造盛唐氣象的玄宗，固然難以釋懷，若就唐賦以封禪西嶽為旨的華山書寫而言，西嶽誠非五嶽層次的原始指涉，對於開元以下的唐代賦家而言，華山已然在「本命」觀照下，成為帝王玄宗的另一化身，抑且將此華山於此潛移轉換為帝王及其王權隱喻的文化圖騰，並且具體藉由山嶽賦的封禪論述，儼然向全世界宣示其源自天命意旨，四海皆準與萬方仰照的神聖光環，從而在山嶽與帝王的主軸裡，建構其無可置疑與褻瀆的唐帝國聖王論述：

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慝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詩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¹⁶

如是結合莊嚴而華麗的賦體書寫姿態，適足以完美鋪陳李唐聖王及其帝國風華的盛世圖景。

由是觀之，唐代山嶽賦以華山為主流的書寫現象，不僅巧妙地在六朝〈遊天台山賦〉的前代典範裡，轉以世變為軸心，推陳出新地展開並完成唐代帝國及其聖王圖騰的嶄新論述，並從而成功映現從屬於李唐帝國盛世聖王的山嶽書寫策略，從開元年間閻隨侯〈西嶽望幸賦〉迄至杜甫天寶十二年進獻的〈封西嶽賦〉，

¹⁵ 唐·杜甫：〈封西嶽賦·序〉，《御定歷代賦彙》，卷49，頁752。

¹⁶ 同前註。

誠為重要典範之示現。此一攸關帝國及其王權的群體論述，固然可以略窺當代賦家群策群力下的書寫策略共識，進一步亦曲折映現玄宗興復李唐締創盛世之際，君臣同心共築的帝王美夢，而閻、杜兩人的西嶽賦中所次第展開的盛世圖景想像，乃在其鋪采摛文的賦筆彩繪畫卷中一一登場。例如：

昔禹禪吳會，穆幸崑邱。既江山勞止，徒轍跡空留。豈如是嶽，不遠皇州。何云歲時展狩，信亦朝夕可遊。今左馮郡縣，萬方黎獻，僉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咸傾想於班瑞之辰，屬望幸於肆朝之處。國家頻成大禮，天下大和。豐穰歲積，符瑞日多。聖人雖欲行謙光遜讓之禮，其如天意人欲何。其如鬼神符命何？¹⁷

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者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為王者成功，已纂終古。嘗覽前史，至于周穆、漢武，豫游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岳，作鎮三輔，非無意乎！……而泰華最為難上，故封禪之事，郁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隤社（社）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獻歎也。匡甫舞手蹈足曰：大哉爍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為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成。放百靈，歸華清。¹⁸

由上可見閻、杜兩人的西嶽賦皆以勸玄宗封禪華山，進行帝國盛世圖景及其君臣對話的想像鋪陳，並且藉由此一王權儀式書寫，巧妙將帝王推向王權圖騰之崇嶽巔峯，從而彩繪帝國夢園，以展現其迥異於〈遊天台山賦〉六朝偏安的歷史觀照，塑造四海被化大唐聲威的文本圖像，就山嶽辭賦書寫史本身而言，山嶽與帝王二者一體互涉，由漢賦融而未明的曖昧狀態，迄至唐賦的公開宣示，終於豁然揭開山嶽文化的神秘帝王面紗，並見證山嶽作為帝王及其王權圖騰隱喻之重要傳統意蘊。然則唐代華山賦藉由掌握世變脈動，重建新世典範的意圖也於焉朗現。

¹⁷ 唐·閻隨侯：〈西嶽望幸賦〉，《御定歷代賦彙》，卷15，頁280。

¹⁸ 唐·杜甫：〈封西嶽賦〉，《御定歷代賦彙》，卷49，頁753。

三、帝國盛衰與君臣易位：楊敬之〈華山賦〉之山嶽觀照及其封禪論述

唐賦以華山爲主的山嶽賦，在書寫策略上大體乃以君國意義的歸返，作爲區隔並跨越前代典範〈遊天台山賦〉的具體關鍵，正如杜甫賦所稱：

夫崑閭峙于方外，蓬瀛傑於海島，皆玄聖之所游。……豈若茲嶽，俯臨京鎬。上有明星、玉女峰，下有長安、洛陽道。作鎮並崇于雍豫，靈祠化傳于灑掃。雖則祀典遠更于百王，都未若祚我唐之壽考矣。¹⁹

唐代華山賦據此展現其異於〈遊天台山賦〉的君國觀照及其文化取向，此爲六朝與李唐山嶽賦書寫的重要分水嶺，並且具體而微地藉由封禪的王權圖騰及其文化儀典的融鑄，標識山嶽與聖王一體的主軸綱領，從而建構唐代山嶽賦帝國論述新典範，其中閻隨侯與杜甫的西嶽賦篇即爲重要示現。唐代自開、天之後，盛世難再，面對帝國世變之際的文學書寫，反觀省思的思潮遂應運而生，例如中唐新樂府運動與韓、柳古文運動，皆與帝國盛衰的脈動無可切割，於是君國諷諭之旨，成爲中唐文學之一重要精神旨趣，而其樞紐則在君國能否以崇儒尊聖爲本，從天命神學回歸聖人之道，²⁰唐代後期儒學的此一重要政治文化思辨的世變轉換，可以柳宗元〈貞符并序〉爲代表：

臣曰：……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²¹

¹⁹ 唐·閻隨侯：〈西嶽望幸賦〉，《御定歷代賦彙》，卷15，頁280。

²⁰ 參見張躍：《唐代後期儒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7-23；又頁60-79。

²¹ 參見唐·柳宗元：〈貞符·序〉，《柳河東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9年），卷1，頁24。

柳宗元所標舉的聖人之道，對於帝王從受命到治理天下，強調回歸人本的基調。²²而這一基本觀照大體成爲中唐以後儒學重建的基本旨趣。這一中唐學術新變顯然與帝王封禪之天命王權思想背道而馳，亦開啓中唐以後山嶽賦家展陳其另一世變文化論述的新契機；換言之，緣自於學術文化思潮的因革轉向，固將催生新的書寫典範，而唐賦以華山爲主的山嶽書寫，世代交替亦於焉誕生，其中楊敬之〈華山賦〉即成爲以賦體回應這波文化新變脈動的唐賦山嶽書寫後期典範。此外，楊敬之〈華山賦〉備受中唐以後士林名家之推美交譽，成爲有唐山嶽賦的後起新經典，除得力於其進行封禪的變創性另類論述外，亦同時根植於進一步解構前此山嶽與帝王合體的封禪論述，締構其以山嶽與士臣合一的變創觀照，展現其異於六朝及唐代山嶽賦的傳統書寫策略及其君國觀照。

其中楊敬之〈華山賦〉高揭辭賦諷諭之大纛，展現唐代華山賦的另類書寫特色：

臣有意諷賦，久不得發，偶出東門，三百里抵華嶽，宿於趾下。明日，試望其形容，則縮然懼，紛然響，蹙然憂，歆然嬉。快然欲追雲，將浴於天河。浩然毀衣裳，晞髮而悲歌。怯欲深藏，果欲必行。熱若宅鑪，寒若室冰。薰然以和，怫然不平。三復晦明，以搖其精。萬態既窮，乃還其真形骸以安，百鈞去背，然後知身之治而見其難焉。於是既留無成，辭以長歎，儵然一人下於崖。金玉其聲，霜雪其顏，傳則有之，代無其鄰。姑射之神，蒙莊云，始不敢視，然得與言，粲然笑曰，用若之求周大物，用若之智窮無端，三四日得無顛倒反側於胷中乎？是非操其心而自別者耶？雖然，喜若之專而教若之聽，無多傳。²³

據此序開宗明義的諷諭大義下，楊敬之〈華山賦·序〉順理成章地展開二元辯證論述，從而映現出華山書寫的思辯特色。此賦序中藉由「望其形容」的交錯與「姑射之神」的垂示，畢竟明而未融，不易得其環中。因此若進一步將序文與賦篇正文對讀，則其旨趣大義將廓然浮現。楊敬之〈華山賦〉的思辯特色，主要是將其

²² 同前注，卷1，頁25-26。柳宗元〈貞符〉謂：「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

²³ 同前註，頁275。

他唐代賦篇華山與帝王合一的傳統書寫制約，予以變創性的解構與重塑，從而映現其以華山與士臣合一的嶄新論述，改寫過往明顯向帝王傾斜的山嶽觀照。

楊敬之〈華山賦〉並未完全剔除其他唐代賦家的傳統書寫調性，不乏以鋪陳之筆禮讚西嶽華山不一而足的豐美意涵，但亦突破一般華山賦篇敘寫的全知觀照模式，讓西嶽之神現身說法，例如正文首段：

嶽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焉為邱，大積焉為山。山之天者曰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渾河流，從禹以來，自北而奔，姑射九嶽，荆巫梁岷，道之云遠兮徒遙而賓。嶽之形，物類無儀，其上無齊，其傍無依。舉之千仞不為崇，抑之千仞不為卑。天雨初霽，三峰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河湄，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而為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不見其巔，肅阿芊芊，蟠五百里，當諸侯田。²⁴

擬自傳式告白成為楊敬之此賦論述的另一代言機制，並且巧妙地在主客問答與虛實對應的書寫結構中，成就他這篇〈華山賦〉士臣諷諭的論述典範。其中出之以士臣諷諭的書寫變創，無疑是此賦最重要的論述特色，故賦篇中西嶽之神乃成為序文所指「姑射之神，蒙莊云始。」的化身；其次，華山之神的二元身分固表現在過往與帝王封禪合一的天神職能，卻又可映現為天帝之臣的另種職能，故賦中西嶽之神自述：「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而為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不見巔，肅何芊芊。」換言之，楊敬之〈華山賦〉的西嶽敘寫，異諸傳統地尤凸顯作者對五嶽獨特的士臣觀照取向，依此推論則西嶽華山本身並非只是一成不變的帝王想像或天命隱喻；反之，它將從此耳目一新置換為士臣之道或賢能之治的文化見證，甚至浮現士臣之自我省思與內在對話。

由於楊敬之〈華山賦〉獨排眾議的士臣觀照，不僅迥異於杜甫〈封西嶽賦〉、閻隨侯〈西嶽望幸賦〉等一般西嶽敘寫，成為帝王冠冕的進一步附麗，亦填補其間士臣輔國及其反躬自省的論述空白，於是所有華山的詭譎恢奇鋪陳，都必須一一回歸其兼濟蒼生的中心價值方見意義，是故惟有盡卸華山書寫層層雕飾的體物面紗，折返人間世界之「在宥群生」旨歸，遂成為楊敬之〈華山賦〉的另一層不

²⁴ 唐·楊敬之：〈華山賦·序〉，《御定歷代賦彙》，卷15，頁274。

可或缺的書寫意蘊：

文乎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上上下下，千品萬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無繕人事，吾焉得畢議。今作帝耳目，相其聰明，下矚九州，在宥羣生。²⁵

聖明天子治天下之要，乃在「敬乎天成乎人者」，更在任用賢能，此為天帝之常命，千古不怠的旨奧：

敬乎天成乎人者，必辟其心，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違。²⁶

由此看來楊敬之〈華山賦〉的士臣論述，既具體而微地由「受敬命，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違」的西嶽神的士臣認同獲得印證，賦篇旨歸亦復由此展開其士臣論述；甚且進一步單刀直入觸探帝王崇拜的封禪意圖及其背後潛藏的私情本質：

臣又聞云，古有封禪。今讀書者，云得其傳，云失其傳，語言紛綸。於神何如也？曰：若聞聖人撫天下，既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於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微，則率海內以奉祭祀，圖福其身。故廟祠相望，壇墀迤邐，盛氣臭，夸金玉，聚薪以燔，積灰以封，天下怠矣。然猶歉歉不足，秦由是替，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於封禪，存可也，亡可也。²⁷

據此楊敬之〈華山賦〉所拋出土臣觀照及其封禪諷諭的終極旨趣，可謂昭然若揭。從杜甫、閻隨侯等人的華山賦篇來看，早在唐玄宗開元年間，群臣儼然已不乏封禪西嶽之建言，至於楊敬之〈華山賦〉的重要書寫特色，即映現在對帝王山嶽崇拜與封禪行禮意涵的正面質疑，並且巧妙地在西嶽之神垂示君臣的獨白之後，順水推舟地正式揭開古代帝王封禪外表之下潛藏的私欲意圖，從而具體指陳秦始皇

²⁵ 同前註，頁 275。

²⁶ 同前註。

²⁷ 同前註。

與漢武帝殫竭天下，「率海內以奉祭祀」，其根本動機乃「圖福其身」且「猶歉歉不足」，全然罔顧「天下怠矣」，據此則帝王之封禪，誠如此賦所謂「存可也，亡可也。」換言之，帝王封禪之存亡對於「敬乎天成乎人者」的天命而言，並不具備本質上的充分必要條件，反倒是回歸濟物天下的根本職責，才是明君「惟遵其常，享國遂長。」的福慶依據。楊敬之這段士臣贊語，既成為承訓於華山嶽神之後的具體回應，亦復作為其華山諷諭的中心命題。

楊敬之華山諷諭既歸旨於封禪大典之存亡思辯，惟唐初以來封禪之議雜而難決，²⁸迄至唐高宗乾封元年方封禪泰山，且「其後，將封嵩嶽，以吐番、突厥寇邊而止。」²⁹其後武后則完成登封中嶽嵩山的大典。至於西嶽華山則亦應地近京都長安，加上玄宗「以華嶽當本命」，故於先天元年正位後，加封華嶽神為金天王，又於開元十二年立碑華嶽，而西嶽之祭固未斷絕，群臣亦每有封禪西嶽之議，於是天寶九年玄宗終亦許之，並「計以十一月封西嶽。」後因華嶽廟災及關內大旱，乃停封。³⁰據此載記與杜甫、閻隨侯等華山賦之作，可知唐代諸君於封禪東嶽泰山外，已漸擴展至中嶽、西嶽等其他五嶽諸神，其中唐玄宗與賀知章之君臣對話，甚至已觸及向嶽神祈長生或為民祈福之命題。³¹於是唐代諸帝臣僚競逐封禪之風，可謂變本加厲，超越前代之勢，過之無不及，而楊敬之作為元和中興之際的士臣，於此一與勝朝禮樂、聖君治國攸關之封禪大典，固然深存臨淵履薄之戒，亦藉由華山諷諭以剴切著明，可謂用心良苦。因此申論封禪之本不在神仙長生，而尤繫乎得賢能士臣以輔君主仁德聖政，此事徵諸賦末曲終奏雅，歸旨於「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封禪存可也，亡可也。」可證，此乃楊敬之〈華山賦〉士臣論述所以展現其正末返本的諷諭意圖。然則幸得賢能士臣，則治道可期，封禪可存，此賦所謂「大事不可獨治，降以后牧。三人有心，

²⁸ 據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禮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3，志4，頁349。載：「唐太宗已平定突厥，而年穀屢豐，群臣請封泰山。太宗初頗非之，……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群臣言封禪者多，乃命秘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

²⁹ 同前註，頁350-351。

³⁰ 參見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玄宗本紀》，卷5，頁147。

³¹ 據《新唐書·禮樂志》載：「玄宗問：『前世何為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生，希神仙，旨高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一秘請，即出玉牒以示百寮。』」，卷14，頁352。

烈火就撲。……唯遵其常，享國遂長。」其中所論重視人才，推擢賢能，固非止於辭賦鋪陳之紙上論述，徵諸楊敬之平生行事，誠然信而有徵，固不僅以辭賦之美，傳頌士林：

敬之嘗為〈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諷，人以為癖。雅愛項斯為詩，所至稱之，繇是擢上第。斯字子遷，江東人。敬之祖客灞上，見閩人濮陽志，閱其文，大推挹，遍語公卿間。會愿死，敬之為歛葬。³²

可見〈華山賦〉除深刻反映士臣諷諭的書寫風範外，同時從另一側面浮現出作者愛材惜賢的儒士身影，亦復與本傳所載「文宗尚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的史實相互印證。³³

楊敬之之華山諷諭與士臣論述之交融，除展現其變創嶄新的封禪論述外，亦具體而微地反映於改寫西嶽神職的士臣身影及其自我認知，於是楊敬之華山書寫的諷諭意涵，不僅源自表層易見之士臣諷諭的作者苦心與傾情，就其內在的書寫脈絡而言，亦復植根於對傳統西嶽神格認知的顛覆與重塑。據此楊敬之〈華山賦〉不僅超越其他唐代賦家，慣以帝王及其君國禮頌為主的固有華山書寫範式，更開啓後代華山辭賦士臣諷諭的書寫變創，其中像明代喬宇、王祖嫡、許讚等人的華山賦即承其餘緒而來。

四、山嶽封禪與辭賦諷頌：漢、唐賦山嶽封禪論述之嬗變及其正變關鍵

漢賦乃炎漢帝國展現聲威之一文化代表場域，對於深具君權神授與繼纂聖功意涵的天地禮典，漢代賦家固未缺席，而漢代帝王真正實踐登嶽封禪者僅有兩位，即漢武帝與漢光武帝，至於漢代當時如何觀照封禪一事，司馬遷《史記·封禪書》固可提供重要的文化軌跡及其歷史訊息外，其中誠復別有寓意，例如封禪書》未載「太史公曰」：

³² 參見《新唐書·附楊敬之傳》，卷160，頁4971-4972。

³³ 同前註，頁4792。

余從巡察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³⁴

司馬遷以史臣身分，字裡行間固不乏是非曲直的歷史文化判斷，此外，針對漢代首次踐行封禪大典的武帝東嶽之旅，漢代賦家究竟如何看待，又將如何展開相關具體論述，惜現存之漢賦文獻頗為罕見，所幸代表名家司馬相如之賦體〈封禪文〉尚可略窺其貌，誠亦彌足珍貴。

〈封禪文〉為司馬相如生前的最終遺作，從文章表層敘寫而言，其主要旨趣似在勸進漢武帝行昭告天地的封禪典禮，其中又藉由大司馬之口，虛擬群臣力勸武帝封禪泰山之理據：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諱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群臣慙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³⁵

此賦篇末亦不罰曲終奏雅，旨寓規諷的深意：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顏，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³⁶

³⁴ 漢·司馬遷：《史記·封禪書》（臺北：大申書局，1982年，清金陵書局刊本），卷28，頁1404。

³⁵ 漢·司馬相如著，李孝中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82。

³⁶ 同前註，頁83。

由是觀之，司馬相如〈封禪文〉誠然開啓漢代賦家以勸進帝王封禪山嶽爲題旨之書寫首頁，卻又同時深具寓規於頌，勸中有諷的論述取向。³⁷

作爲中國文學封禪書寫之首要典範，司馬相如〈封禪文〉爲歷代盛世聖王正名宣德的至高象徵儀禮，留下見證一代封禪的經典文獻，故《文心雕龍》謂：

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贊之以丘介。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³⁸

因此從《文心雕龍》對封禪篇章之文體書寫旨趣而言，即以盛頌功德爲主要基調，如其《封禪篇》贊曰一段所指：

封勒帝勳，對越天休。逖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³⁹

據此亦可見司馬相如以賦體撰寫的〈封禪文〉，成功地展現作爲「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及其「鴻律蟠采，如龍如虬」之書寫風采。

漢代司馬相如〈封禪文〉垂憲後代的賦體、封禪融合的書寫範式，允爲唐代杜甫〈封西嶽賦〉、閻隨侯〈西嶽賦〉封禪論述的歷史典範；其次，就宣示鋪揚盛世帝王功德爲封禪書寫主要旨趣而言，唐代這兩篇山嶽賦，亦大體承傳漢代代表賦家司馬相如的〈封禪文〉。大體亦爲杜甫、閻隨侯賦篇繼踵司馬相如封禪書寫正典之遺緒；若就其新變側向而言，司馬相如〈封禪文〉雖因勸封東嶽而撰，但實際書寫脈絡頗疏於山嶽本身之著墨，因此就山嶽賦之體物角度而言，即難以呈現像杜甫、閻隨侯賦篇中屢見揮灑的山嶽書寫筆墨，例如：

³⁷ 參見王禮卿：《歷代文約選詳評（四）》（臺北：中華叢書編委會，1997年），頁1480-1482；簡宗梧：《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6年），頁136-146。

³⁸ 梁·劉勰著，陸侃如、牟世全譯注：《文心雕龍·封禪》（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頁299。

³⁹ 同前註，頁304。

壯哉太華兮，為金方之鎮。削成四面，壁立千仞。勢厄河關兮，橫地以傑出。氣增宇宙兮，極天而增峻。⁴⁰

倬彼靈岳，傑出秦畿。豁然巨防，壯我皇威。雖國家聖德之無垠，固先王設險而可依。雄天府以岌岌，符聖壽而巍巍。……矧靈異之所蓄，乃神仙之所歸。實五鎮之為首，諒群山之所稀。……然所以能協我大君之明命，永作固而配天高峙也。⁴¹

惟此西岳，作鎮三輔，非無意乎。……是以識岳於諸侯，錫神於茅土。豈惟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⁴²

由此觀之，山嶽本身的自然特性及其人文意涵，在杜甫、閻隨侯的封禪西嶽賦篇裡，誠為不可忽略的一環，其中固然涉及西嶽華山本為五嶽險峻之最者，又地近京畿長安，因此躋身國防天險之列，加上唐賦植入玄宗君王本命之新變元素及其書寫旨趣，並據此推波助瀾，臻至發展為唐山嶽賦之封禪書寫，已由東嶽泰山之傳統關注，浸漸潛移為唐代賦家熱衷之西嶽華山。而凡此種種書寫現象之世變，皆應視為唐賦西嶽書寫，於賡續炎漢賦家司馬相如〈封禪文〉之後，其中正典、新變二者互見消長的辭賦嬗變關鍵。

其次，漢代司馬相如賦體〈封禪文〉於頌德與勸封之外，固自不乏諷諭規戒之深意，這一側面始終易為後世所忽略，如唐代杜甫、閻隨侯等人勸頌玄宗封禪西嶽的賦篇，即是具體之註腳，相形之下，楊敬之〈華山賦〉則在命題上，未見任何杜甫、閻隨侯賦篇出現「封」、「望幸」等等封禪指涉之相關語彙，復巧妙藉由西嶽華山之「體物寫志」，歸結於「封禪存可也，亡可也」的終極論述旨趣。據此對照司馬相如〈封禪文〉以勸頌為主，以規諷為輔的書寫脈絡，亦可見楊敬之〈華山賦〉應有意擺脫上述杜甫等的唐代西嶽賦主流論述，慣以勸封為主的既有取向，從而將以勸頌為基調的山嶽封禪傳統取向，重新拉回長久遭受忽略的諷諭場域，誠如其賦序開宗明義所揭櫫的創作旨趣：

⁴⁰ 唐·閻隨侯：〈西嶽望幸賦〉。

⁴¹ 同前註。

⁴² 唐·杜甫：〈封西嶽賦〉。

臣有意諷賦，久不得發。偶出東門，三百里抵華岳，宿於趾下……既是既留，無成辭以長嘆。⁴³

楊敬之既作意諷論，且歸旨於封禪之存亡可否論述，卻於賦篇命題上無所勾勒，尤其面對唐代前賢杜甫夙以〈封西嶽賦〉見聞士林，楊敬之依然措意於封禪主題，且一改唐代山嶽封禪賦篇以勸頌為主的傳統書寫取向，故質實而言，楊敬之〈華山賦〉幾可易名為〈反封禪西嶽賦〉，惟其乃出以深諱自抑之姿，巧妙刪芟杜甫賦篇命名之封禪關鍵文字，從而曲折映現對於西嶽封禪之未予苟同，故觀其賦末歸旨於「封禪存可也，亡可也」的論調取向，乃具體映現作者面對盛唐以來帝王群臣，汲汲營求封禪西嶽之禮，顯然相左的商榷態度與思辨取向。就此一創作意涵而言，楊敬之既為盛唐杜甫等人西嶽賦以勸封為主流取向的文化反撥，亦展現其挑戰傳統論述範式的變創意圖及其當代省思。

楊敬之〈華山賦〉深獲中唐士林重要人物韓愈、李德裕等人之欣賞，其中關鍵之一，宜在其對當代熱衷勸頌帝王封禪西嶽的商榷與反撥新變，並進一步藉由山嶽之神及其君臣職守的虛擬及其示現，巧妙地將濃厚具有帝國君王指涉意涵的西嶽封禪，以顛覆之姿態，翻轉並改寫為士臣隱喻的山嶽論述，從而藉由「封禪存可也，亡可也」的終極旨趣，意圖解構兩漢迄唐代封禪傳統儀典，背後深層的君權天命圖騰，從而過渡到以士臣為核心的帝國盛衰新變觀照，於是山嶽封禪的君國天命意涵，不復成為帝國盛衰的傳統天命象徵及其君王圖騰，反之，重返崇賢用能的士臣道統，乃為重振帝國盛業的根本樞機，然則此一重要精神，允為楊敬之〈華山賦〉異於漢、唐封禪論述的重要書寫關鍵。

楊敬之〈華山賦〉將封禪傳統始終聚焦於君王天命的論述旨趣，轉換為以士臣為帝國盛衰契機的道統論述，誠為此賦衝撞漢、唐以來封禪儀典的傳統意蘊，並以存、亡兩可的新變觀點，揭櫫並闡釋其政統繫乎道統的帝國觀照與治道要義；至於以君、臣易位論述，重新闡釋漢、唐以來封禪義界的新變觀照，允為楊敬之此賦的重要書寫特色，其中由天命返人道；黜君王，尊賢臣；重道統，輕政統的深層文化觀照，展現出楊敬之〈華山賦〉對傳統封禪論述的當代省思，從而在「本立而道生」的治道觀照下，為唐賦的封禪論述，樹立一新耳目的文化里程碑，宜其此賦深獲當時士林韓愈、李德裕等人的稱譽。

⁴³ 唐·楊敬之：〈華山賦〉。

五、結論

唐賦的山嶽世界裡，西嶽華山可謂獨領風騷，其中又以圍繞封禪的唐代帝國及其治道書寫最為顯著，從而成為唐代西嶽賦展開當代文化論述的首要焦點。其中無論隱喻或鋪陳相互交織競合的山嶽觀照及其言說策略，乃至於治統與道統之間面對歷史文化的職能認知，及其相對發言權的彼此競逐，皆一一化身為杜甫與楊敬之西嶽賦裡重要而深刻的書寫脈絡與內在意蘊，從而映現唐代賦家藉由西嶽華山觀照及其封禪論述，展開以山嶽、帝國、士臣三者為主軸之西嶽辭賦當代論述；其次，透過盛唐迄中唐杜甫與楊敬之等人西嶽賦的前後考察與對照，亦復得以考察前者所代表的唐代西嶽賦正典示範，與後者所顯示的書寫變創，從而審視唐代帝國世變下的士臣當代省思意涵。

引用文獻

- 《御定歷代賦彙》，清·陳元龍編撰，京都：中文出版社，1974年，初版。
- 《杜詩詳注》，清·仇兆鰲撰，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初版。
- 《舊唐書》，五代·劉昫，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初版。
- 《全唐文》，清·董誥等編撰，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初版。
- 《唐代後期儒學》，張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
- 《柳河東全集》，唐·柳宗元，臺北：世界書局，1999年，初版。
- 《新唐書》，宋·歐陽脩、宋祁撰，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初版。
- 《史記》，漢·司馬遷，臺北：大申書局，清金陵書局刊本，1982年，初版。
- 《司馬相如集校注》，漢·司馬相如著，李孝中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初版。
- 《文心雕龍》，梁·劉勰著，陸侃如、牟世全譯注，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初版。
- 《歷代文約選詳評》，王禮卿，臺北：中華叢書編委會，1977年，再版。
- 《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簡宗梧，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6年。

The Lofty Mountains, An Empire,
and The Confucian Officials. :
The Fengshan Writing and its
Implica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of the Western Great Mountain Fu
Between Du Fu and Yang jing-zhi in
the Tang Dynasty

Hsu, Tong-hai *

[Abstract]

The world of lofty mountains writing in Tang Fu, the Western Great Mountain is, above all, famous for Fengshan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writing of the dao of governance, has always been noticed as a historic spot. The Western Great Mountain Fu is a principal focal point to discourse up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Those Tang Fu poets reveal their unique literary talent and creativities by virtue of observing the Western Great Mountain and the Fengshan. The cardinal importance to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by Western Great Mountain Fu include the lofty mountains, an Empire and the Confucian officials. In the next place, the comparison of the Western Great Mountain Fu between Du Fu and Yang jing-zhi,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To explore the former model of canon regarding Western Great Mountain Fu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latter is to reveal that innovations and variations in writing, and hence to survey the implications of contemporar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reflection concerning the Confucian officials in the Tang Dynasty Empire.

Keywords : the Tang Dynasty, lofty mountains, cifu, Fengshan , Du fu, Yang jing-zhi